

玫瑰与火

苗芒著



新诗月报社出版



贈 天 賜 教 授 洪

玫 瑰 與 火

(散 文 集)

星海文叢之一 · 新詩月報社出版 · 學習書店發行 ·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 · 新加坡



苗 芒 著

目 錄

第一輯：

編織

..... 1

獨立橋

..... 7

玫瑰與火

..... 12

第二輯：

高樓

..... 16

兩個老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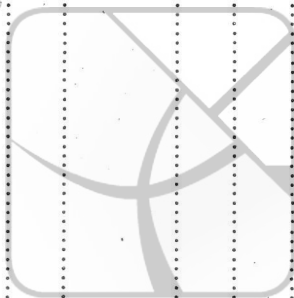
..... 20

火樹銀花的夜晚

..... 27

懷念雲南園

..... 31



彩虹！彩虹！

一定要飛起來

沒有憂郁

莫名的驕傲

甜淚

童年

玩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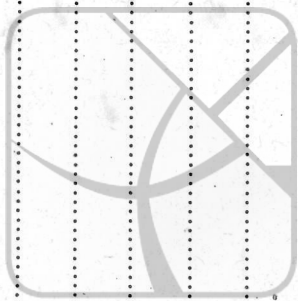
半間房的舊事

火中的歌

我們走路

滾動的山脈

虎尾劍



89

85

82

79

72

67

57

52

46

43

39

36

編織

離開市區十多英里的甘榜大路旁，隔了一道停滯着污水的臭溝，有排簡陋的長棚。四根粗糙的圓木是它的柱子，一根更原始的圓木是它的樑。有柱子有樑，當然會有棚頂。棚頂是已經不能再破漏的了，亞答開始必定是用舊的，再經過風風雨雨和太陽，腐蝕的愈腐蝕，破爛的或化成灰飛揚了。

有應該上學的小孩子，有發育完全的大姑娘。有的有母親的年齡，有的有祖母的歲數。她們八九個人，沉默地并排坐在棚里的小木橈上，并排地沉默工作。連接着兩根柱子的橫木分別掛着一束束的長籐皮，長長地垂到身旁。她們一邊放着亞答幹子，一邊放着亞答葉。熟練地拿一根亞答幹，伸手往上抽了長籐皮，把亞答葉安置在幹上，她們就編織起來。編織得那麼不停手，彷彿機器，一開動就和時間競走。誰也不理誰，眼睛里

只有手的動作，只有長籐皮、亞答幹和亞答葉，只有灰污，只有暗淡。

這裡離開市區十多英里，這裡離開歡笑離開幸福更多的十多英里。甘榜這遭受遺棄的母親呀，長棚是她膝下不幸的兒子。

長棚是甘榜不幸的兒子。每天每天，當東方殘白一笑，懣懣地推醒那一夜好眠的太陽；當朝露的生命開始要結束在椰梢和屋簷，甘榜就揉擦惺忪的眼，叫雄鷄去用沙啞的喉嚨啼唱。於是各式各樣有夢無夢的人們從板床上來，汲起冰涼的井水洗那一張張油垢的臉，然後胡亂地吃下些東西。這時黃泥路已準備好迎接他們的腳，乾癟不夠營養的腳、穿布鞋穿拖鞋的腳、穿木屐的腳、什麼也不穿的腳。黃泥路引他們到路口搭車去工廠，帶他們進芭里照顧瓜果和蔬菜。黃泥路是一條魔繩，它以巨大的魔力纏繞着八九個編織亞答的女人，命令她們來到長棚，要她們坐在昨天坐過的小木橈上，沉默地編織一張又一張的亞答。

昨天太陽下山，她們伸直那郁悶了一整天的身子，解開腰間的圍巾，草草整了整衣

裳，拂拂塵土和亞答屑，管工的來點數了。她們緊張地數着，憂郁地數着，數着一整天辛苦的代價，數着一整天的血汗和青春。管工拿出鉛筆和小冊子，笨拙地在上面塗畫：妹仔二百五、招弟三百、烏狗嫂二百七、亞婆二百。時而管工的眼睛由小冊子移到對方的臉上，送來一個輕佻的笑，時而鄙夷地哼了哼，愛理不理地塗着自己才看得懂的數目字。她們於是又默默跟隨管工到不遠那間小枋廊領取一綑長籐皮。挾在腋下，出來的時候，才有一些交談，一些斷續簡短的探詢和關懷，然後她們便急急地趕路了。孩子等着奶，等着還沒煮的飯。也許有一堆髒衣服要洗，也許丈夫在工廠碰了釘子回來正在大發脾氣。她們悽悽惶惶，投進穿着灰色衣裳的甘榜里，如幾個浮遊的鬼魂奔向地獄之鄉。

晚上，一盞瞌睡眼的煤油燈無精打采地坐在板凳上，看着編織亞答的女人在爲明天的工作做準備。她們做完家務，就把領來的那綑長籐皮解開。她們隨便坐在門檻上，手里拿把小刀，將長籐皮的一端削尖，另一端打結。她們一條一條地削尖，一條一條地打結。古舊的時鐘敲了十一下，敲了十二下。手指痛得很，腦袋有時沉重，有時却輕飄起

來，彷彿離地而去，在屋樑上飛旋。爲了省油的緣故，燈心小心不敢撚高，然而一盞油也快乾涸了，使得豆大的火焰更加辛苦地掙扎，這辛苦掙扎的火焰相同於她們的雙眼。她們無神凝視，什麼也看不見，一片朦朧。忽然一震，很多火星就在跳動，連忙眨了又眨，重新記起手上的小刀，還有未削和打結的長籐皮，於是又再繼續。她們總是不願意自己停下的，直到人像一團爛泥，再不起身去睡，就要完全癱瘓在地上，這才以最大的努力匆忙把東西收放在一邊，吹熄燈，失魂似地跌跌撞撞，摸索到床緣，撲上前去。世界這時毀滅了，一切的一切都不存在。

如今，她們又是這樣沉默地編織着。大路上時時走過人，重重緩急的脚步，冷熱青白的眼，但她們沒有理睬。大路上時時駛過車輛，兩輪的四輪的，會狂叫會取笑的，但她們沒有聽見。腰酸背痛，她們還是彎曲着；手指刺破，她們依舊編織着。風雨颳起來，濺溼她們的身體，寒冷她們的身體；強烈的太陽從後面晒她們的頭背，強烈的太陽從前面晒她們的手腳。彷彿她們是沒有了感覺，彷彿她們一出生就只爲了編織亞答。

如果她們能麻木，她們將是幸福的人。她們手上編織亞答，她們心里編織夢。那虛無縹緲的夢呀，善良強壯的青年出現在面前，牽那粗糙污黑的手，引她離開長棚，走的盡是發光的路，看到的盡是發光的事情。那虛無縹緲的夢呀，丈夫有了好工作，得到好報酬，那天搬了新屋子，全家喜氣洋洋。那虛無縹緲的夢呀，阿狗不必再在外頭流浪，回到母親的身旁，還帶來沒見過面的好媳婦，好媳婦爲她生幾個胖胖的孫兒。

如果她們能麻木，她們將是幸福的人。她們手上編織亞答，她們心里編織夢。那現實活生的夢呀，沒出息的兒子在兇悍媳婦的擺佈下相同於小綿羊，兩碗稀飯換得多少冷諷熱刺和白眼，淚水幾十年來吞的吞流的流，到今痛哭時雙眼也乾涸。那現實活生的夢呀，過度的操勞折磨壞了丈夫的身體，痰裏已帶着血絲仍舊瞞着別人早出遲歸，一羣孩子整日只有在泥塵中打滾。這現實活生的夢呀，兩隻手不知道捧書拿筆，一年到頭磨十根手指，沒有一身較好的衣裳。虛無縹緲的夢貫穿着憂郁，現實活生的夢填滿了心傷。她們編織虛無縹緲的夢，她們編織現實活生的夢，她們編織憂郁，她們編織心傷。

編織好的亞答是以百張計算的，一百張最多七八毛錢，儘管多會編，一天難得有三百張，每星期結算一次，從來就拿不到二十塊錢。並不是時常有得編織呢，當亞答輸入較少，當枋廊的主人以低價標不到，她們就沒有工作了。她們有時要停三兩個星期，有時她們還要等一兩個月。從枋廊主人的手里接了幾張油膩的鈔票，她們步履才輕鬆了一下，順便爲孩子們買一塊糕粿，爲弟妹們買幾粒糖。生活里於是開了幾朵笑。這些笑呀，於是又在不知不覺中迅速凋謝了。

我們會瞥見這些笑的花朵，我們曾經吃過這樣的糖這樣的糕粿。多少個黑色的夜晚，在板床上，仰觀有許許多多瘡孔的亞答屋頂，我們幻想那是魔鬼蠱惑的眼睛，那是仙女愛情的明眸，我們恐懼，我們歡欣。母親多次被亞答幹刺破手，姐姐在長棚里埋葬一段青春，還有我們童年的伴侶，我們善良的鄰居。今天我們榮幸生爲歌人，我們走到那里，我們的歌也要唱到她們。唱她們編織憂郁，編織心傷，也唱她們編織愛和希望。

一九五九年三月二十七日。

獨立橋

在我的前面，黑色的海洋動盪；在我的底下，河流的黑水蜿蜒。亞洲的最南端馬來亞，馬來亞最南端的新加坡，是我誕生的地方。

亞洲，一個受盡凌辱磨折的婦女，她有着太多悲慘的日子。她把這些日子用堅貞的血淚編織成的發光絲帶貫穿起，圍在頸項上，閃耀在胸脯上，作爲她身上最美麗的裝飾。一個受盡凌辱磨折的婦女，她同時是最偉大的母親，她一切忍受都爲了哺育兒女。她遺傳給他們以高貴的品質，她遺傳給他們所有的堅貞和不屈。她要使每一個兒女都能驕傲地站立在地球上，不管他們的名字多麼响亮，不管他們的名字不太爲人所熟悉。

我驕傲我的誕生地是亞洲最年幼的兒子，是母親最痛苦的兒子。痛苦是幸福的滋養料，也是勇敢的強心劑。他曾勇敢地追隨母親度過黑暗的歲月，也將勇敢地迎接光明歲

月的到來。

在亞洲，二十世紀沒有桂冠的英雄。高踞在上，神氣十足地接受鮮花醇酒美人，那僅是一個荒唐的遠古之夢。二十世紀的亞洲，英雄有強大的力量，有高度的智慧和正義的心。他們披荆斬棘，給有史以來即讓黑暗統治的森林帶來陽光，從高山峻嶺中挖掘出寶藏。凶猛的野獸和狠毒的蛇再也無法盤據，因為那里人類要繁榮滋長。沒有路的地方開闢出路，隔離了人們的河上建築起橋。橋，聯合着力和力，團結住心和心。橋是巨人，在橋的鋼鐵臂膀上，車輛和人都變成小螞蟻。

我就這樣地誕生，誕生在亞洲的懷里，誕生在馬來亞南端新加坡的土地上，誕生在
新英雄們萬能的手中。我是智慧和力量的化身，我的名字代表着一個崇高神聖的願望。

你用最明亮的眼睛來注視，用最靈敏的耳朵來傾聽，你更要用最純潔的心靈來領受
呀，當我這樣驕傲地宣佈我的名字：

獨立橋！

呵，我再也不能怎樣來更滿意我的名字了，獨立橋，多麼的美麗和燦爛！去夜的天空尋覓一顆最光輝的星，去礦山開採一塊最閃耀的鑽石，去深深無底的海探索一粒最明亮的珍珠，然後把它們都拿來，於是你將看不到光輝，於是你將發覺閃耀的褪色，明亮的黯淡。

在我的底下，河流的黑水蜿蜒，在我的前面，黑色的海洋動盪。我是獨立橋，日日夜夜我守衛在新加坡的土地上，日日夜夜我代表着一個神聖崇高的願望。

除非我毀滅，我不能沒有記憶。呀，即使我粉碎，我還有精靈，我的記憶將隨精靈而永生。時時刻刻，我的記憶把我牽引回去，牽引到我誕生的開始。河的兩岸有高聳雲霄的打樁機，有堅硬的鋼鐵和石塊水泥，有黝黑的臉孔和粗大的手，有如雨的汗殷紅的血辛酸的淚。巨大的橋墩矗立起來，我聽到跳動的心加快了速度。橋面架好時，沉默里有着騷擾的氣息。一切進行得更迅速了，我明白有一股不可抗拒的力量來推動人和機器作競賽。這是一幅最生動的畫，這是一支最難作的曲。當我完全地把雙腳跨在河的此岸

彼岸，昂着頭誇耀我雄偉軀體的時候，我發覺不到我的母親，我發覺無時不在哺育我無時不在照顧我的人已不在我身邊，我只看見一些奇怪的人在我面前叫囂，一些令我厭惡的動作在我面前表演。呀，發亮的皮鞋踐踏我了，豪華的車輪碾壓我了！噙着一泡淚水，我沉默地垂下頭。黑色的海洋有一個高過一個的浪，我分明看見第一道沖過我腳下的不是河流的黑水，而是混和的血淚汗。

每天，我噙淚沉默，過着苦澀的日子。

每天，我催促太陽趕快上來，又詛咒他不馬上下去。太陽，都說他是耀眼奪目，誰知他在我却是如此的陰慘。海面上有一艘一艘冒煙的大輪船，他們忙忙碌碌，趾高氣揚，彷彿瞥也不瞥我一眼。望着水天連接地方的一道亮白，我深嘆於頭上的灰雲不散。橋面上的路燈一盞盞由近展開到遠，人們個個都那麼悠閒，他們或依偎或流連，讚美我的美麗，感謝我的多情。他們也不抬頭往上看，那路燈上閃耀的正是我一泡淚水所發出的淒清的光呀！等到夜深人倦，就撇下我孤獨地跨立在河上。新加坡要睡了，顯得那

樣平和而安祥。微風輕輕拂過，連我也要陶醉進溫暖的夢鄉。然而不，每當這時就會有

樣平和而安祥。微風輕輕拂過，連我也要陶醉進溫暖的夢鄉。然而不，每當這時就會有一支歌來唱，低沉有力，時快時慢，包圍住我的身體，縈繞在我的心上。我喜愛這歌的不停唱，他使我有久別親人的感覺，他使我想起那些堅韌的粗大的手掌，使我覺得我的生存是有多大的意義，使我更驕傲我有崇高神聖的名字。

有一天太陽不再陰慘，灰雲也消散，我睜大眼睛，獅子城已有一番新氣象。有人擁擠在廣場，有人奔躍在柏油路和黃泥路上，都是爲了聽取更多的好消息，都是爲了傳達更多的好消息。哈，別瞞住我，我比誰都早知道，昨夜雄雞的傑作先在我面前預演，白鴿的舞姿還經過我的指點哪！

在我的前面，黑色的海洋動盪，在我的底下，河流的黑水蜿蜒。我的名字獨立橋，代表一個崇高神聖的願望。我有勇氣挑起太多的苦難，太多的幸福我也有勇氣擔當。當光榮的紀念碑代替我前後那兩隻獅子的時候，都來吧，所有善良美好的人，我有一首壯麗的史詩爲你們唱。

一九五九年七月廿三日。

玫瑰與火

如果要我選擇山，我選擇怒峯疊起的高山；如果問我要怎樣的河，我問你有沒有巨浪汹涌如萬馬奔騰的大河；如果在我面前擺上爭艷奪麗的奇花異卉，我呀，我單只喜愛火紅的玫瑰。

低低的山那樣的小氣，却有人一再反覆形容她的姣媚，細細的河也一樣不知恥地儘在誇耀自己的軟弱無力。就只有玫瑰，她在花團錦簇中，孤傲地倔強地沉默地保持她的尊貴，熱情的兩鬢熱情的心更還有熱情的芬芳使人心醉。

我也看過斜倚着珍貴的花瓶而被供奉在廳堂上的玫瑰，玫瑰她笑得有如娼妓一般。我也見過玫瑰依偎在庸俗的鬢邊，她的模樣好像金蒼蠅令人生厭。我也學會讀一點詩，詩里曾經描寫過玫瑰，玫瑰萎萎得只在嘆息。我不要再這些玫瑰，她們那里是玫瑰。

并非只有悠閒雅致的人才配喜愛花，并非要有花園的人才配喜愛花。我們一些人，

并非只有悠閒雅致的人才配喜愛花，并非要有花園的人才配喜愛花。我們一些人，靠勞力吃飯，擠齷齪吵雜的鴿子樓，默污穢破爛的亞答屋，我們只要有一顆花的心，我們就愛花。而我愛玫瑰花。我們時常交換花的故事，我們一有機會就爭相告訴爭相盡情地去看花。而我看玫瑰花。

沒有人會知道昨天黃昏的事，昨天黃昏我曾擁有過一朵玫瑰。

昨天我急急地歸去，緊跟着黃昏背後的是夜沉重的聲音。灰色的霧從四面升起，像圍着一道幽靈的藩籬。雨淅歷淅歷地下着，溼了我的臉溼了我的衣。雷神的戰車在天邊滾過，還發出一個個的閃電來增加他的威風。路是這樣壞，我常不是踏進一潭漬水就是鞋底黏上大塊的泥。我不曉得我為什麼老是這樣急急地出門急急地歸去，我只感覺我彷彿懾服於一種神奇的力量，他要我奔波操勞，身心不許有一些休息。我迅速地向着住所的方向消逝，不理你什麼雷電和雨，不理你脚下是爛泥是漬水。但我不是盲目的，我依舊不鬆弛一對警戒的眼睛，因為很多不幸就是在你一瞬不敏時降臨。一步一步距離住所

更近了，我的眼睛驀然發現一點紅色的東西，一點紅色的光閃閃在夜的重圍里。我立刻停住，是魔火麼，爲何不會滅熄。我走近去，直到這點紅色的東西在我的脚下。我腳尖輕輕挪撥一下，沒有什麼動靜，俯身拾起來，是一朵紅色的花呢。一陣清幽的芳香嫵嫵襲來，呵，一朵紅色的玫瑰，一朵紅玫瑰！我恨我沒有再粗大的手掌來將這朵玫瑰好好地護圍。我住的屋子隱約已有一個輪廓，我於是用跑步回去。

廚房的爐子剛才誰生了火，這時仍有餘燄未熄。沒有開燈。黑黝黝里映着火燄的影子，壁上、櫥上、桌上。我斜靠着椅子，在桌子的旁邊，爐火的前面。我沒有換衣，還是回來那溼漉的樣子。火燄映在我沾着雨滴的臉，映在我手中沾着雨滴的紅玫瑰。遠處一陣狗吠之後，一切顯得更加寂靜。火燄在爐里無聲地舞蹈，我默默地注視我手中的玫瑰。

玫瑰，被遺棄在風雨的路旁，孤零零沒有一絲溫暖，無邊的黑暗緊緊地包圍住她，令她窒息。然而這朵勇敢的玫瑰，對於冷雨她並不抖索，對於黑暗閃耀着她火紅的顏

色。現在她在爐火的映照下，越發嬌紅鮮艷，有如一個熱情莊重的處女。我的心里逐漸不安了，生怕我的手會沾污了她，我的玫瑰。

我、爐火、玫瑰，相對無語。我的思維跌進一片廣漠的海里，波濤彼伏此起彼。一些喜歡或討厭的人，一些討厭或喜歡的事，都爭着衝來，爭着逝去。我看到我在羣山中躑躅，臉容憔悴，手中緊握着一朵玫瑰。

爐火慢慢疲乏無力了。我突然站起來，走到爐邊，把玫瑰輕插在微弱下去的火里。一剎那，火燄歡呼了，熾烈地燃燒，玫瑰她在火燄中有說不出的燦爛有說不出的光輝。我對着火的玫瑰，玫瑰的火說：「祖國呀，你是火，我是玫瑰。」

一九五九年七月廿七日。

高樓

我住在高樓里，我的前前後後都是高樓。

不，我被圍困在高樓里，我的前前後後全是高樓。

二十世紀的偉大之一就是在最小面積的土地上矗立起最多的長方形盒子，里面再分成大大小小的格子，把各式各樣的人貯藏起來。僅有的窗讓人透氣，也要掛上厚厚的簾子；僅有的門讓人出入，也要有幾個鎖頭的門，再加上一層鐵條子。

人類從石洞里走出來，拖着石斧。

人類從樹林里走出來，抓着弓箭。

人類在時間的道路上奔跑，喘着氣，流着的汗變成河里的水和海里的水，然而他們還是爭先恐後，紛紛鑽進這些高大盒子里所分成的小格子里。

每日，太陽爬得高了，我還停留在高樓的陰影里。我的頭上只剩下一塊小小的方形的空間，蒼白的、貧血的，有人說那是天。

每夜，四方形的天漆黑得可怕，偶而會有三數點閃閃的光，陰險的、不懷好意的，有人說那是星星。

我的頭上，如此而已，沒有翱翔的鳥，沒有多姿的雲。什麼長空有萬里，簡直是騙人的話。

有時颳起風，逼得我把所有透氣的地方關閉起來封塞起來。於是小格子裡一片漆黑，雖然是白天，也得扭亮電燈，雖然外面出太陽，也會冷得發抖。

悶死了，冷死了，衝下高樓去！

於是我坐上車子，擠進車潮里，擠進人潮里。在塵埃中，在摩哆和人的吵雜聲中，在高樓和高樓的夾縫中，我像無主的孤魂野鬼，在二十世紀的文明齒輪之間，橫衝直撞，緊緊張張。

於是我只好又自動爬回高樓中的那一個格子，又自動被圍困在里面，冷在里面。高樓有一千個窗，日里開着，像是一千張呆笑的嘴巴；夜里透露着微弱的光，變成一千隻遲鈍的、瞌睡的眼。

那上下前後，喧喧嚷嚷的，是自動被關在高樓的每一個方格里的人們的高聲說笑。那四面八方而來的是從一些箱子裏面發出來的金屬器具相撞擊相摩擦，加上男人女人的歇斯底里的呻吟、嘶叫和呼號的所謂音樂。它將使你抽搐、發抖。它一根一根拔斷你的神經。它讓你無處可躲，讓你要瘋狂，要跳樓！

等着吧，耐心地等到所有不能安靜的都精疲力盡吧，然而我也就精疲力盡了。於是睡覺做夢，然而夢魂也老被糾纏在重重疊疊的高樓堆里。

思想死了，死在高樓的方格子里。

情感死了，死在高樓的方格子里。

不能歌所歌，不能笑所笑，不能哭所哭。

青春的花枯萎了，維納斯捨我而去。

然而然而，有一天半夜里，我插上翅膀從窗口飛了出去，飛了出去，這些討厭的高樓就都癱瘓在我的腳底。

看，那一隻蒼鷹，看他遨遊在碧空里。

看，那一隻長鯨，看他翻騰在碧波里。

看，那一隻野馬，看他馳騁在碧野里。



一九六六年二月十五日。

兩個老人

一幢幢高大的組屋排列在大路邊的斜坡上。組屋與組屋之間，就像手指與手指之間，留下了那麼的一條隙縫。那本來是圍上了鐵絲網，里面種着草，讓人們在單調沉悶和壓迫之中看到一點綠意的。但當草還沒生根的時候，就讓那些沒有其他空地可玩的孩子給踏死了。後來，人們爲省去繞圈子的麻煩，更把它走成一條路。一些劫後餘生的小草，也就只好步上可憐的同伴的後塵。

於是這指縫間回復當日的一片黃土。

於是黃土路的兩邊就開始擺上了一些攤子，那都是賣糖菓的，還附帶有博彩的玩意兒。每日早晚，吸引了大羣上學的、放學的孩子，五分一毛，全扔在攤主人的錢罐里。

漸漸，黃昏來了。孩子散了，走動的人也不多了。攤主人坐在那里聽半導體收音

機。你這時才會注意到在這不遠有一個印度老人坐在地上，前面有一攤炒豆。現在，他的身邊蹲着另一個印度老人。他有一隻小小的皮箱和一把大的黑布雨傘。

他們兩人一坐一蹲，談着話，滔滔不絕。他們都沉默了一整天，真應該找個人痛快談談。黃昏已到，再加上滿是皺紋的黑臉，你不能從他們的臉上看出什麼表情來，你自然就不知道他們談的是歡樂的話還是悲傷的話。話談完了，他們就沉默着，一坐一蹲。沉默得也差不多了，那蹲着的就走了，一手提着小小的皮箱，一手拿着大黑布雨傘當拐杖。那坐着的老人再坐着，坐在他那炒豆攤前，繼續他的沉默。

他是那樣枯瘦的老人，個子矮小，黑皺的嘴唇緊閉着生活的寂寞和艱苦。那兩隻充血的小眼睛老是瞪着他的攤子。但偶而也抬起來看看周圍的孩子，看看前面走過的人。這樣的一個老人，真不知他有多大的年紀。

每天上午十一點多，當下午班的孩子快要上學的時候，他頭上頂着他的攤子，手里拿着木橈子，便在黃土地上高樓的陰影里開始他一天的生活。他纏白頭巾，穿黃布衣，

圍上白布紗籠，天天如此。那用牛奶箱釘成的攤子里擺着四個粗紙袋，里面有炒豆和花生。另有一個玻璃罐子，放着一種較大的豆，那是怕吹風了不脆的。

他就這樣地坐在人來人往的黃土地上的陰影里，彎着背，瞪着他的攤子。有人走上前了，扔下五分錢，指着所要的豆。他就捲了一個上潤下尖的紙筒，抓了一把放進去，包好，交給他的顧客，然後把銀角小心翼翼地放在腰袋里。

太陽照來了，他便移進另一個陰影里。

雨點打下來了，他便搬進高樓下的走廊里。

男人的腳、女人的腳、孩子的腳，匆忙的、安閒的、跳躍的，在他的眼前，從早到晚，川流不息。說笑聲、吵架聲、收音機和電視機所發出的各種聲音，在他的耳邊，此起彼落，沒有停止。然而這些對他都毫無意義。他只是雙唇緊閉着，緊閉着生活的寂寞和艱苦。

孩子們只有在吃厭了糖菓時想起了他。

大人們只有在嘴巴無聊時想起了他。

這世界把他遺忘了，他也把這世界遺忘了。然而他真能遺忘麼？當下着大雨，颳起大風，當他抖索在騎樓下，周圍滿是溼漉漉的水？當一天只賣那幾毛錢，不够填滿自己的肚子？然而他真能遺忘麼？當天一直黑下來，夜風代替了來來往往的脚步，搖幌的臭土燈在打瞌睡，伴着那長長一天的孤獨和疲倦，對着前面高樓里每家所傳出的熱鬧、歡樂和溫暖，他真能遺忘麼？

最使他等待和快樂的是黃昏時候。

黃昏時候，老朋友來找他了。他們談着自己的語言，沉默在共同能了解的沉默里。

老朋友有一頭蓬鬆的白髮，兩撇白鬍子。他每天早上出來，走進這有一幢幢組屋的地區。用了幾十年的小小皮箱里裝着剪刀、剃刀、梳子、刷子，還有粉啦、水啦、圍巾啦等等理髮的用具。黑布雨傘也有很大的年紀。這真是一個好助手，替他遮雨遮太陽，走得氣喘了，還扶他一把，讓他休息休息。

一層層的高樓排列在他前面，一條條長長的走廊伸展在他前面，一道道的梯子豎起在他前面，多麼的單調和乏味。然而他得擠進組屋堆里，擠進鬧哄哄和悶沉沉里。一道道的梯子等着他爬，一條條長長的走廊等着他走，一層層的高樓再換過另一層層的高樓。

人真是要鍛鍊的，看那六七十歲的年紀，一天要走多少的路，爬多少的梯級，難道他天生成是兩條不疲倦的鐵腿？但他也會有坐下來的時候，坐在梯級上，抽一根煙草，兩條腿就擱在前面，那究竟不是兩條不疲倦的鐵腿呀！

人們頭髮長的時候注意起他來了。看他走過，叫住了他，於是搬張椅子在門口坐下。他打開小小的皮箱，爲你披上那條發黃的圍巾，熟練的十指開始工作。一會兒是剪刀在頭上飛舞，一會兒是剃刀在臉上刮。你盡可以閉起眼睛放心讓他幹去。當他叫醒你，把小鏡放在你眼前，你會覺得自己頓然年青了許多，精神突突。

幾十年來，他爬了多少樓梯，走了多少路！滿月的小寶寶在年輕媽媽的懷里讓他剪

第一個頭，也許他今天頭髮已經斑白或禿光。年青的小伙子要剪最時髦的裝，今天也許他要阻止他的孫子讓老理髮師理出一個怪模樣。也許其中有些現在已是了不起的人物，也許有些白白糟塌了幾十年的時光。人們到了一定的時候總要叫住他，不管你現在心里快樂或是煩惱，他總會最後拿鏡子給你一照，讚上兩句，讓你笑一笑。到了過年他更忙得不可開交，人人都要找他把舊年的晦氣全部給清除掉。

青春在數梯級時給數掉了。

青春在飛舞剪刀時給飛舞掉了。

太陽下去了再升起，皮箱關起了再打開。苦難的日子走掉了一個，另一個緊跟着來。貧窮與飢餓迫使他像擠沙丁魚般渡過印度洋來到這海島，如今這海島已是他的家，如今他還在梯級上爬。手已顫抖，腿也常不聽話。然而剃刀還得磨了再磨，雨傘還得換了一把又一把。

一天的辛苦完了，他於是來這黃土地上找他的老朋友。他們蹲在炒豆攤前，滔滔不

絕地說他們自己才懂的話，說他們自己才懂的感受，他們自己才懂的今天和明天。

接着沉默，一坐一蹲。

當坐着的把攤旁的臭土燈點上，火焰一搖一擺的時候，蹲着的站了起來，一手提着小小的皮箱，一手拿着黑布雨傘當拐杖。那坐着的目送他走下黃土斜坡，一動不動，繼續他的沉默。到了臭土燈點完，他就機械地站起來，把攤子頂在頭上，顛巍巍地走向大路去，留下了背後一樓一樓的燈光。

一九六六年二月廿一日。

火樹銀花的夜晚

自從有了這樣的一個消息，人們就忙着互相傳遞。剛學懂讀報的孫兒，拿着報紙吃力地對祖母解釋，祖母於是就去敲隔壁的門，讓鄰居也有一陣子的歡喜。

自從有了這樣的一個消息，人們便一直把它當作話題。年青的情侶依偎在獨立橋邊喁喁私語，也會突然把這事情提起；那課室里的老師在講書之餘，也會交代一兩句。

人們在渡過了一個狂歡的農曆新年，毫無顧忌地放了一大堆鞭炮，情緒逐漸回復平淡的時候，這樣的一個消息，又使每一顆心激動起來，又使每一個角落瀰漫着喜悅的氣息。

燃放沒完的鞭炮等着這美好的夜晚來放完，還沒喝完的美酒等着這美好的夜晚來喝完。還有，還沒發洩完的長長一年的煩惱，還沒享受够了長長一年才等來的歡樂，

呀，還有那沒說完的衷心的祝福！

每一條路都通到勞動公園，每一條路都通到獨立橋和紅燈碼頭，每一條路都引導人們一步一步接近那談論已久渴望已久的事物。所有的車子奔去一個共同的方向，所有的車子擠滿了一顆顆興奮的心。交通燈再也不受人尊敬，交通警察再也不使人畏懼。每輛車子都那麼急躁，一直催趕着前面的車子，一直要往前面的隙縫里擠。

沒有車子的人怎麼辦呢？巴士任你怎樣招手也不停，德士也不見了踪影。路邊成羣結隊，能走的就開始步行，不能走的開始動腦筋，看看去那里找塊高地，總不能這樣甘心就回家，幸運還能半途乘上輛車呀，那真是新春以來最大的福氣。

什麼樣的夜晚使人們這麼期待？元宵夜！

什麼樣的事物使人們如痴如狂？火樹銀花！

勞動公園一直到紅燈碼頭一帶，前面是大自然的海，中間是人的海，再過去是車的海，呀，還有鞭炮的海。

人們穿上最漂亮的節日衣服，跟着家人，跟着好朋友，跟着心上人，攢動在大海的邊沿。空氣里有鞭炮的歡笑，歡笑中春的女神在舞蹈。

每一隻眼睛都注視着天空，人的眼睛、樹的眼睛、魚兒的眼睛，所有的眼睛。

十五最大最圓的月亮知趣地讓開在一邊，星星不用說，自然也遠遠地迴避。一切都作好了準備，所有的眼睛都不敢一眨，所有的一切都不敢一動，包括風、浪、雲。

碰的一聲响，那漆黑的天空綻開了一朵朵的花，五彩繽紛，那來自北國的花，那人類智慧之花。

碰的又一聲，多美的一幅錦，那錦上再添花，那花上再開花。是那一雙最聰明的手爲它編織？是那一些人辛勤勞動的成果？

看哪看哪，那一隻最大的籃里撒下朵朵幸福的金花，朵朵飄落在人們的心田，久久不謝。

看哪看哪，那彩霞扶托出一盞盞歡樂的明燈，照耀在高空，照耀在人們的心田，久

久不滅。

才驚嘆於仙女飄飄的彩帶，又忙着欣賞滿天的瑞雪；來不及回味剛才的菊花和綉球，又得趕緊去讚美那流泉飛瀑。

唉，太美了，美得使人不敢相信那是真的事，美得使眼睛受不了，一直想要闔一闔，但誰都生怕一闔下，那就損失了一個發光的夢，一把歡樂和幸福。

人們陶醉在瑰麗的幻境里久久不能醒來，人們有什麼放不開的事全都放得開開。天空花團錦簇，海上花團錦簇，地面花團錦簇。我們不要什麼煩惱和悲傷，我們只願人間永遠這樣美滿。

祝福祝福，親愛的人們，抹去心頭的一痕愁雲，拭去眼角的一滴淚水，讓我們歡笑在這佳節里，歡笑在這花團錦簇里；讓生活放射絢麗的光芒，讓生活開出燦爛的花朵。呀，火樹銀花的夜晚，火樹銀花的新加坡！

一九六六年二月二十六日。

懷念雲南園

離開妳，我送走了五個長長的年。唉，雲南園，我離開妳，却彷彿是在昨天。

自從人們下決心要在裕廊山頭燃起一把火，雲南園就變成青春之鄉。

鏟泥機把頑固的泥沙和石頭一塊塊吃掉，打樁機在比較軟弱的地方打下一根根硬骨頭。於是紅牆綠瓦高高低低地排列，相思樹滿山遍野種起來。勞動的人們日日夜夜在流血揮汗，爲的是要讓雲南園有更值得驕傲的裝扮。

那時我還在唸中學，一有機會就跟人跑上山頭。我一年年看着雲南園以不同的姿態出現，我一年年在混凝土機邊編織金色的夢幻。

然而當相思樹開始結淡黃色的小花，牌樓下的路上有着興奮腳步的時候，我驀然地提着皮箱，遠遠地來到椰林里住下。雖說那段日子也發光，我也能讀書寫文章，但我對

雲南園還是時時地想。人們都問我爲什麼不到雲南園里去。我笑笑地說，只要肯上進，到處都一樣。

我再也不敢一有機會就去雲南園。沒有混凝土機再讓我做夢了。响亮的鐘聲會使我昏眩，幸福的笑語會使我心煩。雖然我沒有一點自卑，也沒有一點埋怨。

椰林里孩子的嬉笑溫暖我的心田，那拿着兩段甘蔗硬塞進我懷里的老婆婆使我難忘。但一年後我却必須再提皮箱走回來。儘管大家都說我沒做錯事，我也一再表示我不願意也不捨得離開那地方。

從此我天天奔跑回來便在板牀上躺着。我沒有哀嘆，年老的媽媽沒有哀嘆。她不要我安慰，反而安慰我，但她也不知道該怎麼辦。有一天深夜，她忽然叫醒我，告訴我除去食用，還替我省下一點錢，不如去唸大學吧。呀，雲南園，自從告別椰林，我已再沒有心情把妳想，如今，如今我當年的夢竟然會實現，雖然那含有多大的辛酸！

就這樣，每天我來回在顛簸的巴士車上，彎彎曲曲的裕廊路長又長。

每天我來回在顛簸的巴士車上，風風雨雨，我在想：那些爲雲南園灌溉血汗的人，他們的子女不知道怎麼樣？我應該慶幸了吧，我到底也能在她的懷里依偎一些短暫的時光。

常常夜里，我走了一條又一條的暗路，迎接我的是鐵門里狼狗狺狺的吠，對一些嬌貴的孩子說得口乾，還加上旁邊冷冷的監督的眼。我的心呀，飛去雲南園。雲南園這該是燈火萬千，溫溫暖暖，讀書談心，隨你的便。

屋主的「麗的呼聲」一天吵到晚。我於是挾着書本，悽悽惶惶，到處找安靜的角落。雲南園這麼廣濶呀，沒有容納我溫習功課的地方！

我并不是住不慣那舒適的宿舍，也不是吃不慣那豐富的晚餐。清晨有帶露的相思樹，晚上山頭好月光。有人坐在窗前描寫細雨中園林的情趣，也使我嚮往。不過我知道，如果我也來寫這樣的幾首詩，不上一學期，我母親那可憐的一點小儲蓄就得全完。

但即使走路坐車的時間有時比上課還長，雲南園對我的恩情也一樣。在講堂里我一

節一節地聽講做筆記，圖書館里的書大本小本隨我去翻。山上的空氣多清新，深深吸一口就能舒暢我的胸膛；山腰縵迴的小路，奔上跑下叫我流一身愉快的汗。生活多麼緊張。緊張的生活叫我把一些個人的痛苦和悲傷遠遠地拋在一旁。

燈光輝煌，有演講可以聽，有晚會可以舞蹈歌唱。忙里偷閒我也參加。有時討論一個問題，一轉眼已經沒有巴士車下坡了，我就留下來跟好同學共擠一張單人牀。

一學期一學期，雲南園加速了年青的心的成長。

一學年一學年，雲南園教年青的心怎樣去作更多的負載。

驪歌終於輪到我來唱。在萬頭攢動里，我隨着同學魚貫地進入畢業典禮的會場。黑色的禮袍多麼沉重地壓在我的身上，那是自從我三歲就守寡的年老媽媽跟人洗衣的雙手所縫織的；四方的禮帽多麼沉重地壓在我的頭上，那是姐姐的大把青春所換取的。淚水在我的眼眶滾動。望了雲南園最後一眼，我的心里一直在說：雲南園雲南園，我這樣的時代一定要過去的，每個想投進你懷里的孩子，一定都要讓他們無憂無慮地渡過歡笑的

一年又一年！

離開妳，我送走了五個長長的年。唉，雲南園，我離開妳，却彷彿是在昨天。今夜有風雨，相思樹的淡黃色小花將會掉落了一地。今夜我深深地懷念妳。我的愛情，對祖國，對妳，永遠不變。



一九六六年三月二日。

彩虹！彩虹！

阿螺坐在騎樓的桌旁畫圖畫時，天還是很晴朗。五點鐘了，太陽正溫和着。不知怎樣忽然昏天黑地了。大風狂颳，把捲一半的竹簾打得東搖西擺，硬生生要把它扯下來。桌上的圖畫紙啦、彩色筆啦，都被颳進廳里去了。阿螺叫着追着，也像給風捲進去似的。正要趕去放竹簾，大雨就劈里拍啦地斜打下來。把兩邊的竹簾放下紮好，我也被雨潑了一身濕。

不用說，這樣的暴風驟雨，所有的窗早就搶着關密了，屋子里頓然全黑了起來。本來是明亮的、安祥的，阿螺一面畫圖一面自言自語；我沖涼後正舒舒服服地斜靠在籐椅上，母親在房里躺着，待會兒便要起來煮晚飯。突然這樣的風雨，把一屋子的明亮安祥全打碎了，像昨天從書櫥上掉下來的那面鏡子。

日光燈自然是扭亮了，蒼白的光冷冷的、不自然的。我們都在廳里。阿螺早已沒有興致畫什麼圖了，她無聊地這里坐坐那里靠靠。我隨手拿起報紙亂翻，一個字也沒看進去。母親也懶得去洗米。外面風雨正大。我們心里都因而煩起來，一切像失去了常規。我們，一老人、一青年、一孩子，默在小客廳里，彷彿在茫茫大海的孤舟里，彷彿在原始深山的石洞里，什麼都不能做，什麼都不能想。

聽着風雨，聽着心跳，也不想去看看鐘是幾點了，時間這時已經失去了它的意義。在孤舟里或石洞里大概默了幾世紀罷，阿螺沉不住氣，連跑帶跳，要去捲竹簾。我們都不阻止她——實在要悶死了。

竹簾一捲起，呀，風雨什麼時候已銷聲匿迹？從騎樓映照了滿屋子的紅光，我伸手把日光燈熄了，這紅光更顯得暖洋洋的，多有生氣。

彩虹！彩虹！阿螺在騎樓歡呼。

我和母親不約而同地被這歡呼聲所激動，也衝到騎樓去，像阿螺那樣的小孩子。

天的一邊是大片大片如醉的紅霞，另一邊有兩道彩虹，那樣鮮艷而清楚，阿螺算得出是紅黃青藍紫。那真是兩道壯麗的彩虹，那真是偉大的工程。這一端不知道從那里開始，那一端又不知道落到那里去。

建築物、樹木、馬路，都剛洗過臉，容光煥發。

我們打開胸膛，深深地呼吸雨後一塵不染的空氣。

我們，一老人、一青年、一孩子，沐浴在紅霞的光芒里，久久地仰望著天上，看那兩道彩虹并排地橫跨在新加坡的上空，橫跨在地球的上空，我們每個人的感觸都不同的，但我們都充滿了無限的喜悅。

一九六六年三月九日。

一定要飛起來

颯風的季節，放紙鳶的季節。

放紙鳶的季節，孩子的心飛高的季節。

阿螺放學回來，讀好老師叫她讀的書，寫好老師叫她寫的字，就靠在騎樓的鐵欄杆，高高地望下來，望着草地上的孩子在興高采烈地放紙鳶。紙鳶飛得比高樓還高。迴旋，飄盪。輕盈，靈巧。

阿螺是個寂寞的孩子。她本來有很多兄弟姊妹可以一起玩，但是她却從小就跟外婆、阿姨、舅舅住在一起。他們都疼愛阿螺。阿螺在的時候，大家聽她講話，看她笑，很是快活。阿螺偶然回去幾天，大家的心也都跟阿螺回去了。沒有心的人甚麼都不能做。阿螺一回來，就馬上趕走了一屋子的寂寞，然而她趕不走自己的。新奇的玩具不斷

地買，阿螺一樣一樣地玩厭了；圖書一本一本，她也都看了很多遍。她開始上學了。她有一個快樂熱鬧的早上。下午回來，做完功課，寂寞的時間還是很長。

阿螺是個乖孩子，也是個懂事的孩子。她知道大家需要她，她說這是她的家，她不要回去。這一帶是高樓住宅區，家家的門都是關緊的，都不讓孩子出來，因此阿螺的玩伴很少。偶然外面公共走廊有鄰居孩子的嘻戲聲，阿螺就叫外婆讓她出去玩一會兒。外婆限定她時間回來。她便時不時在門外大聲問：現在幾點了？現在幾點了？

阿螺默默地看紙鳶飛了一個下午。第二天下午她跟外婆討了一些線，再拿出一張練習簿紙，兩邊摺下來，在腳邊縛好線，就從客廳衝向廚房，再從廚房衝向客廳。飛呀飛呀，她自己在放紙鳶了。狹窄的屋子，沒幾步就跑完。這樣的紙鳶是飛不起來的，在屋子里更是飛不起來的。雖然如此，阿螺還是很興奮。這樣，她玩了幾天下午。

有一天下午，阿螺去抽了兩根椰掃的骨，在紙上架成十字形，就糊了起來。這樣的紙鳶很原始，但總比先前的進步多了。她也不再在屋里放，她站在騎樓向外放。風朝騎

樓廳，紙鳶不是被颳進上一層的窗口，就是纏到下一層晒衣的竹竿。這有骨的紙鳶還是飛不起來的，在騎樓放還是飛不起來的。但是阿螺仍舊叫着笑着，一個鈎破了又糊一個，玩了幾個下午。

紙鳶一直飛不起來，孩子的心一直飛不起來。阿螺漸漸失望了。她雖然也還在屋里跑來跑去，也在騎樓拉來拉去，不過有點意興闌珊了。終於她收起了捲在香煙鐵罐的線和原始的紙鳶。

阿螺做完功課，又歘歘地靠在騎樓的鐵欄杆。

紙鳶在高空飛翔，不會掉下來，像鷹像燕。

阿螺多麼希望快點長大呀。阿螺早就說過了，她要快點長大來看懂舅舅那一樹樹小字的書，而這時阿螺希望快點長大，做一個大紙鳶到下面草地去放得高高，比別人還高。

舅舅早就看出阿螺的心事。一天他找來一段竹子和一大張棉紙，叫阿螺一起動手做

紙鳶（舅舅小時在甘榜是很會做紙鳶和放紙鳶的）。阿螺吱吱喳喳，忙個不停。於是削竹子，細心量好紮好，把棉紙糊上去。接着畫圖。阿螺想了很久，才說畫雞。她常問雞有翅膀，爲甚麼不飛的。黏上了尾巴，一隻雄糾糾的大公雞立刻出現在眼前。阿螺看着這有自己一份勞動的成果，很是激動。接好了線，阿螺和舅舅旋風似地往樓下去了。

阿螺說：「一定要飛起來。」

舅舅說：「一定要飛起來。」

一九六六年三月二十二日。

沒有憂郁

大海沒有憂郁。她的懷里有多少的兒女，她一憂郁，她的血液便要停止循環，她的肺葉便不能張縮。於是她死了，她的兒女要到那里去？她有時大浪滔滔，那是激動的時；有時微波輕漾，那是溫柔的時候；有時沉沉的黑雲壓得她難於喘氣，那是受迫的時候，然而她沒有憂郁。

橡樹沒有憂郁。她每天大清早就起身，晨星還掛，露水正濃，她以潔白的乳汁哺育兒女。橡樹沒有憂郁。她忙着吸取營養，加強自己的身子。她如果只顧着憂郁，她便要貧血了，乳汁也流不出來，她的兒女便缺乳而死。

有看過憂郁的蜜蜂麼？她無時無刻不在忙碌，爲了全體，也爲自己。這里的花蜜採完了，還要去找另外的花蜜。她運用了體力，還運用了智慧。她一飛起來，就唱起生活

的戰歌。她那里有時間去憂郁？她一憂郁，全體就拋棄了她，她將孤零零地再也不能活下去。

螞蟻也不能有憂郁。爲了生活，爲了下一代，爲了辛苦建立的家園，她不浪費一點一滴的時間和精力。她堅韌的沉默里有着最大的信心和勇氣。她憂郁起來，就趕不上大隊。於是迷失了路，那充滿危險的茫茫前途呀，歸宿在那里？所以，有看過憂郁的螞蟻麼？

鷹在翱翔，她要到那里就那里，載雙翼的風，載雙翼的雲，載雙翼太陽的黃金。她有了憂郁，雙翼就鼓動不起，她於是會直線地掉下來，永遠失去那偉大自由的高空。

鹿的家在山林。山林多姿多采，山林遼濶自在。偉魁的樹木、溫馨的花草、會彈琴的溪流。她奔跑跳躍，她機警地豎起雙耳和張大眼睛。她要是憂郁，她的什麼便都遲鈍起來，於是不是老虎的利齒，就是獵人的子彈。

青春只能開放一次，那是光彩的開放，那是無價的開放，在春風的世界，在陽光的

世界。但有時也開放得很黯然，但有時一結成蓓蕾就凋零，因為憂郁早就把她蓬勃的生机蠶食了。

生命只能亮一次，那是燦爛的亮，在黑暗重重里；那是溫暖的亮，在寒冷重重里。但有時是很不容易亮起來的，但有時是很微弱而且一瞬即滅，但有時根本任憑如何點燃也是不亮的，因為憂郁早使她潮溼和發霉。

大海沒有憂郁。橡樹沒有憂郁。蜜蜂沒有憂郁。螞蟻沒有憂郁。鷹沒有憂郁。鹿沒有憂郁。我們，青春的主人，生命的主人，我們沒有憂郁。

一九六六年三月廿七日。

莫名的驕傲

每次經過阿歷山大路的某一段，看到那里早已建好一座座整齊的樓房，空地上有孩子在嬉戲，我就想起十多年前，這里並不是這樣的。那時，這一大片土地被圍上高高的有刺鐵絲網，門口有持槍的外國兵把守。他的旁邊掛一塊大牌，畫着一個人舉槍射倒另外一個。里面有工場、倉庫，還有一些拉拉雜雜的建築。一般人都稱它為「兵營」，其實這只是基地之一，兵并不住在這零亂骯髒的地方。他們住在郊外舒服的洋房里，周圍種植着花和樹木，那寬濶的草地，終年都被修飾得很美麗。

小學畢業，母親毫無猶豫地讓我升中學。這「毫無猶豫」在我是有特別意義的。因為甘榜里像我這樣能唸完小學的已不多了，他們老早就去做小販或當童工，能唸中學的，父親不是開雜貨店就是有幾輛囉厘。母親，一個不識字的女人，她知道受教育的可

貴，她以勞動的雙手多辛苦才把我送進中學的門檻。

那時，這座「兵營」每天要雇用大批工人，大半都是十五六歲的孩子。甘榜里的峇志也是其中之一。他是我的好朋友。我們曾去山上打鳥，曾在老榕樹下擲銅錢。他唸了幾年書就輟學。每天清早戴一頂草帽從我家門口經過，常常大叫我的名字。有一天黃昏，我說假期要跟他一起去做。他懷疑我能做得來。我倔強地回答他能做，爲什麼我不能做呢。於是放假的第一天，當同學們都計劃着怎樣去玩的時候，峇志老早便來邀我。在母親的叮嚀聲中，我們踩着爛泥路，朝村口去搭巴士上工。

「兵營」門口，隔着馬路，在由不遠的糞池流來的大臭水溝邊，幾十個大孩子蹲在那里，等候工頭根據「兵營」交代的數目來選。往往總有一些白等的。我蹲在峇志身邊。指着峇志的時候，他也一把拉我過去。我們這幸運的一批就橫過馬路去蹲在「兵營」門口，等鐘聲一響便進營做工。

第一天，我和另外五個年紀比我大的孩子被派去拆本來鋪在路面像飛機道路那樣的

鐵片。這工作倒不太辛苦。最令我難受的是太陽那火球，它使我的頭要爆炸，皮膚要裂開。這是我第一次晒這樣可怕的太陽的，我才明白每人頭上有一頂帽子的原因。不遠的建築物邊有一大片陰影，同伴都不敢跑去避熱，我更是連想也不敢了。

挖呀，拆呀，扛呀，這樣的工作有什麼意義，根本不去管。一心只盼望下陣雨。我再也沒有這樣渴望下雨了。然而雨沒有下，鐘聲倒響起來。同伴們拔腳就跑，我也莫名其妙地扔下鏟子追上去。拐了幾個彎，遠遠看見好多人在一棵樹下排隊。原來這是中午休息時間，他們在等着領飯。

飯是工頭爲我們預備的，一鐵碟一鐵碟地放在籐筐裏。每人一碟。然後再去澆一杓大木桶里的菜湯。飯是冷的硬的，有一種強烈的臭火煙味道。最難吃的是菜湯。里面有蕃薯、豆芽，還有一些說不出名字的菜。黃濁的顏色，味道不知是甜還是鹹。我吃一口就吐出來。我從來沒有吃過什麼好菜，但從來沒有吃過這種味道的菜。不吃肚子會餓。我用手拚命把白飯往嘴里一塊一塊塞，然後趕快跑到不遠的水龍頭去灌水。後來峇志告

訴我：以前他第一次也是這樣，習慣就好了；那邊有咖啡攤，吃完可以買半杯五分的咖啡來喝。而那兩個工頭，他們吃另外預備的中餐，他們大概不敢吃我們這種飯。

五點鐘放工。我們從門口出來，工頭分給每人一張票，上面註明工錢塊九，扣去四毛錢的中飯，我們只能拿塊半。峇志說要收好，等一星期才換錢一次。另外一個工頭却拿了一疊鈔票在對面大臭水溝邊蹲着等，要先換錢也可以，每張換塊三。很多等不及的都圍上去了。

回到家里，母親一看我滿身晒得通紅，便問辛苦了沒有，不然明天不要去了。我說不會的，不過無論如何明天要找一頂帽子來戴。

從此峇志每天清早來邀我，我們就去蹲着等工頭叫。峇志能幹，一定被叫到。他順手拉我過去，工頭也不大注意。我小心翼翼地收好那一張張的票，等到滿一星期才去換錢。至於那飯菜，幾天後也就不覺得怎樣難吃了。

一天下午，我們六七個人一組，把堆在空地上的鐵條扛進倉庫里。依舊是那麼可怕

的太陽。我本來從早上起便有點頭痛，這時頭彷彿是一面沉重的大鼓，不停被捶擊着。我實在支持不住，就在牆角陰影里蹲一會兒。誰知工頭遠遠走來，罵我偷懶，叫我回去扛。我知道解釋是沒有用的，上次有一個同伴暈倒在地上，工頭還用腳撥他，說他假死。峇志放一根鐵條在我肩上，我開步要走了，工頭說再放一根。每人都扛一根，兩根實在吃力了。我肩上已經壓了兩根，工頭叫峇志再加一根。我那時只有十三歲，生得瘦弱矮小，這三根沉重的鐵條使我站都站不穩，不要說移動一步。痛苦壓在我的肩上，痛苦壓在我的心上。我強忍着滾動在眼眶的淚水，咬着憤怒的嘴唇。我不去看工頭的臉，我聽見他得意地笑着，要峇志再加第四根。峇志始終不肯動手。他大步走過來，要親自加。當他手上抓着鐵條要放在我肩膀時，我身體一斜，把那三根全摔在地上。我淚眼汪汪瞪着他，捏緊小拳頭，我預備跟他拚了，不管他會不會把我打死。峇志站在我身邊，擺着搏鬥的姿態。同伴們也都圍上來，圍在我們後面。我們和工頭面對面，眼對眼，沒有說話。堅持了一分鐘，他終於扔下手中要加在我肩膀的第四根鐵條，怒氣沖沖走了。

大家很高興，大聲說笑，罵工頭臭話。我拭去眼淚，忘記了頭痛，跟大家樂在一塊。我第一次嘗到這樣快樂的滋味。

我們談到工頭的報復。我過幾天就開學，不做無所謂，峇志是要長久做下去的，工頭以後不叫他怎麼辦。

「不要緊。」峇志很鎮定：「他不叫我，我可以到別處去；他敢叫人打我，我也叫人打他。」

我這時覺得峇志簡直是一個大人，雖然他只大我兩歲。

後來，工頭叫人來講和。他怕峇志不做，也把其他的工人叫走，他的工頭暫時就做不成了。

這事到現在已經過了十多年，但每次經過阿歷山大路的某一段，看到那里早已建好一座座整齊的樓房，空地上有孩子在嬉戲，我就會想起來。想起來，我就會有一陣莫名的驕傲。

一九六六年四月十一日。

甜 淚

「吹吹，小真有沒有請你？」

「阿溫，小真有沒有請你？」

阿螺在騎樓向左右鄰居的孩子大聲問。

同一層樓的另一端有一對年青夫婦，唯一的女兒今年五歲，那就是小真。他們這羣孩子下午常在公共走廊玩耍。阿螺年紀最大，像是大姐。而她也做得像大姐呢。她拿玩具借他們玩，買了五分錢炒豆肯給大家吃。有時小真跌倒哭了，她也能抱她哄她，雖然她自己偶而生病打針，或是算術不會做，也會嗚嗚哭起來。

自從聽到小真說：再過十天就是她的生日，爸爸媽媽要在家裏請小朋友吃蛋糕喝汽水，阿螺便一直把它當話題。她說小真的爸爸媽媽要為小真定做一個大的生日蛋糕，是

阿刺伯字五的形狀，上面插五根小蠟燭，到時點火，小真要一口吹熄。阿螺自己不久才渡過八歲生日。外婆煮一碗麵線和兩粒雞蛋給她吃。她那剛去教書的姐姐還特地送來一包圖書和玩具。阿螺並沒有羨慕小真的生日有開茶會請人的意思，她一直不放心的就是小真的媽媽會不會請她。

「不必担心啦，一定會的。」外婆安慰她。

「爲什麼昨天小真的媽媽看到我沒有說？」

「還早呢！」阿姨故意輕描淡寫。

晚上她做夢了。半夜醒來，嚶嚶低泣。等到睡在旁邊的外婆發覺，枕頭已濕了一大片。問她，原來小真的媽媽說她不乖，路上看到她沒有打招呼，所以不請她了。外婆說夢是假的，一醒來什麼都沒有了。

第二天在公共走廊玩的時候，小真的媽媽來叫小真回去吃飯，看見阿螺，就說：「阿螺，那一天一定要來吃蛋糕。」

阿螺於是心里才放下一塊大石頭。她看到鄰居的孩子就問了。她高興，她希望別人也有這一份的高興，也能體會她的高興。

阿螺上學是坐校車的。外婆每天給她毛半錢。她通常休息時間吃一毛錢，儲蓄五分。一個月隨自己的喜歡買三幾本兒童圖書之類的課外讀物，然後蜷縮在沙發幾個下午和幾個夜晚。自從知道小真的生日茶會要請她，她決定每天省一毛錢，十天之後到期，就有一塊錢了，等擺夜市時，去玩具攤上選一件禮物送給小真。

日曆在孩子的談笑聲中、朗朗書聲中，在孩子焦急的手中，一張張被撕下了。明天就是阿螺所盼望的日子。阿螺中午回來，不大說話。做完功課，放她出去玩一會兒，也不肯動。是不是在學校給老師責備了？阿螺搖搖頭。是不是跟同學吵架了？阿螺搖搖頭。摸她的額，沒有燒。身體也沒有什麼地方不舒服。就是不大說話。臉上有黯淡的雲。眼睛里，潮水一直要漲起來。

晚上擺夜市了。從樓上遠遠望去，馬路邊躺着一條燈火的龍。叫阿螺把儲蓄的錢拿

出來，一起下去選購禮物。一連叫幾聲都不動。平常早就吵着快點快點了。

「沒有儲蓄錢？」外婆問。

「偷吃掉了？」阿姨問。

「不見是嗎？」舅舅問。

阿螺起先搖頭。跟着眼睛紅了，努力地閉着雙唇。再追問的時候，她哇的一聲，一串串晶瑩的珍珠從眼睛里掉下來了。

這里面一定有原因的，好好勸她，讓她自己來說明白。她終於說了。早上，級任老師講一段前天發生的新聞給同學聽。說某區有一貧苦人家，孩子十多個，大兒子不知怎麼忽然神經錯亂起來，半夜里拿刀把父母殺了，還死傷了一兩個弟妹，現在剩下的孩子，飯都沒得吃。阿螺是感情豐富的孩子。看電影，美好的事物出現，她會哇哇地讚嘆；悲傷的情節，她時不時就用小手背去擦淚。老師的話感動了孩子們。大家把零食錢當場獻出來，大家把純潔的同情獻出來。輪到阿螺，她毫不遲疑地拿出她那一塊錢。她

根本就忘記那是她儲蓄了十天，當晚要買禮物，明天祝賀小真的生日的。

原來如此，大家這才鬆了口氣。但阿螺眼睛里還是不斷湧出顆顆珍珠來。大家拿面巾給她擦臉，說她是好孩子，沒有人會罵她的。舅舅給她一塊錢去買。她跟阿姨下去選了一盒很大盒、很美麗的跳棋，剛好一塊錢。不過阿螺說，她等儲蓄够了就要還給舅舅。

阿螺用一張粉紅色的紙把跳棋包好，上端寫「送給小真小妹妹」。中間特別大的字是「祝妳生日快樂」。「阿螺」兩個字寫在下面。第二天下午，她穿了新年穿的衣裙，牽着阿溫去敲小真的門。兩個鐘頭後，她帶了一小紙袋回來。那老鷹面具和紙帽一直戴到晚上。嘴里不停地吹着美麗的小笛子，滿屋子必必必，喜悅的、跳動的必必必！

呀，孩子的世界多麼美，孩子多麼美；孩子的眼淚也是美的、甜的。

一九六六年四月廿一日。

童 年

一個人開始有記憶，不知道應該在什麼時候。而他，他所能記得的最早自己，是穿着一條紅褲，高高站在鐵牀上。因為不久前下了一陣豪雨，漲滿一屋子的水。雖然退了，泥漿滿地，還塗污了傢具的腳。全家人正用清水在洗滌。

那是他四歲那年的事。四歲之前的他，是以母親和姐姐們零零碎碎的敘述，靠他以一根想像的綫貫穿起來的。

「阿爸，阿占兩個！」

三歲那年，他常說這樣的一句話。每個黃昏都說，當他那五十歲的父親挑着担子回來，母親抱他攀上被壓得彎了而流滿臭汗的背的時候。

父親真是一個不幸的人。他帶着母親從閩南逃荒而來，在統艙里擠了不見天日的七

天七夜，剛登岸，又把一雙泥腳深深插進苦難的爛芭里。連他的無知的善良的妻子，連他們後來生下的一羣兒女。

挑着担子回來，父親就吃飯，就吞「煙屎」。父親已經咳了很久，胸部發痛。他是不曉得也沒有能力請西醫治療的。一咳起來，只喝肺癆草煮成的藥茶。發熱的時候，脾氣更大。亂罵人，還時常打母親。大哥小學畢業，到處找不到工作。一個人說要介紹，不過費用十塊錢。戰前的十塊錢多麼大！而那人竟然是騙子。父親氣得將一支雞毛帚也在大哥身上打斷了。全家人哭在一起。母親說，兒子你饒了他吧，要你就把我打死。母親說他當時嚇得在牀上亂跳。想來這三歲的孩子一定以為這是全世界最可怕的事情了。

沉重的担子再也挑不起來，父親開始嘔血了。肺癆草買得更多了。貧病最後使這不幸的老人神經錯亂，披着破氈被從樓上朝天井跳下來。

離開令人傷心的峇厘巷，告別奪去父親生命的陰暗的尾房，他們搬到河水山一處低窪地方的亞答屋子。大哥那時年紀雖不大，但殘酷的現實使他太早成熟，他已經常常在

外頭流浪了，爲了家，爲了自己。

他還記得很清楚，他那比自己大兩歲的二哥病重的一晚，失去了主意的母親聽信了別人的話，將剩下一口氣的二哥抱到後面不遠的屋子去。二哥的小便早就不通了，還硬要他趁熱吞下一團團的爛芋頭。他不允許跟去。一個好心的隣居陪他在房里。油燈的舌頭在跳，他的心也在跳。等母親跟姐姐們回來的時候，已經哭得聲也嘶啞，眼淚也沒有了。

大哥更不常在家了。有時回來，也像搭客棧一般，住三幾晚就走。因此，大哥給他的印象也是模糊的。他總覺得透過他那厚厚的眼鏡，有兩道光使他不致正視他。即使大哥抱他坐在膝上，他也是有點害怕的。他記得最清楚的是那晚他跟母親去快樂世界。嘩，從來沒有看過這樣多的人。母親抱他坐在肩上，一眼看去，全是密密麻麻的人頭。遠處搭了一個台，上面有人在演講。

「哪，那就是你阿兄！」

母親對他說，聲音里充滿着驕傲。

那確實是他的大哥。他一直想大喊他，讓大哥知道母親和他都在這里聽。

當人們在想盡各種方法去改變生活去阻止戰爭的時候，戰爭還是來了。大哥叮嚀萬交代，留下一牛奶箱一牛奶箱心愛的書，就走到只有他自己才知道的地方去。

第一顆敵人的炸彈掉在這島上時，他在睡夢中驚醒過來。所有的人都不知所措。煤油燈早就吹熄，伸手不見五指。他躲在母親的懷里，那一種感覺他一直就形容不出來。從此他常伏在母親的背上，在敵機空襲的夜晚，到處逃難。有一次慌亂中跑進人家的廚房，幾個人就只把頭擠進一張小小的餐桌底下。

圍城的夜晚，沉寂里在醞釀着更可怕的事物。他們圍在熊熊的爐火前。那是在不遠的一座餅乾廠工人宿舍的廚房，他們正把大哥留下來的牛奶箱一牛奶箱的書焚燒了。人們要他們這樣做的。因為那些書上說的都是敵人最痛恨的事，以後讓敵人發覺，大家都很麻煩。這是大哥靠白天替人抄賬和深夜伏案寫稿所賺的錢，在養活一家人之餘，千

辛萬苦省下買的。一本一本，在他手里不知摩挲了多少遍！母親和姐姐們親眼看到大哥是怎樣將整個人埋在里面去追尋他所要追尋的東西的。而這時，一本一本，由母親的手中，由姐姐們的手中，扔進爐火的血口里。買的時候多辛苦，燒的時候更辛苦。姐姐們一面燒一面哭。爐火映紅了母親的臉，映紅了她臉上的淚。而他，始終拉着母親的衣角。他以前會去偷翻過，其中幾本有他喜愛的圖畫。他一直擔心，這幾本不要這麼早燒才好。

血腥的日子開始了。母親和姐姐們流着血汗，自己忍飢受凍，也要讓他吃得飽穿得暖。他小小的年紀，早已認識到人要吃飽真不容易。他也願意跟家人一起勞動，一起尋找生活下去的機會。經過屢次三番的要求，母親才答應替他找來一個小竹筐，讓他跟隣居販了十個「加厘薄」去叫賣。一個賣那時的錢幣一塊錢，賣十個可賺一個。他沿街大聲叫喊。起先倒覺得有趣，慢慢覺得辛苦了。走了不知多少路，聲音也沙啞。第一天只賣九個，剩下一個是自己的了。要等賣出去才能賺一塊錢。肚子餓，人又疲倦，只得回

家。母親說，既然是自己的，不如吃下罷。於是他吃下了。那是他一天勞苦的代價。

慢慢他的運氣好轉一點，一天能賺兩三塊錢。生意也擴大，還賣筍粿和油條。一哩外有座俘虜營，里面關了一些打不過人家的兵。他們裸着上身，只穿一條短褲。休息鐘一敲，就蜂擁到鐵絲網邊，向圍在鐵絲網外的小販買東西。「完羅羅（One Dollar）！完羅羅！」他也拿着竹筐，向這些俘虜亂喊。有些俘虜把鈔票捏成一團來買。等攤開來一看，發覺只是半張時，那傢伙已經不知鑽到那里去了。第一次，他很生氣，跑去向一個懂一點閩語的日本衛兵指手劃腳申訴。衛兵帶他去指認，他實在沒法認出。在他看來，每個都是一樣。其實這種情形早就發生了，只好只認倒楣。唯一的方法就是看看另外一段落在誰的手里，兩段黏起來，一個人分五角錢。

他有一個親戚，那時在坡底的一間旅店記賬。承他的好意，他終於被送到那里去當童工。這是他第一次離開家，第一次離開母親。難過的倒是他母親。親戚用腳車載他走時，他因坐在前面，被親戚龐大的身體遮擋，沒法轉頭看母親。他只聽到母親在遠遠的

背後一直說：「要乖呀！要乖呀！」聲音像是帶哭的。

那是一座四層樓的建築物。樓下賣酒賣吃，樓上有很多很多的房間。第一天早上，有幾十個又髒又臭的痰盂要他洗。真是太可怕的事情！他寧願做最粗重的工作，也不願拿着刷子伸手進去這些又髒又臭的痰盂里。然而他沒有第二條路可走。他只好忍得住就不呼吸，要吐也只好由它了。

以後，每個早上，他都要有這麼一段可怕的經歷。除此之外，他的工作是幫忙掃地，被人差遣。那里的客人多數是日本兵。他們一下子對人鞠躬九十度，一下子大聲喝叱，拳腳交加。他是懷着又害怕又痛恨的心情去接近這些人的。有一次，他送一盤魚生，不小心掉一兩塊在地上，連忙拿起來，吹一下灰塵，再放回去。誰知給那鬼看到。等放在桌上時，他一聲不响，抓起一把魚生，向他臉上貼去，還重重在他頭上擱幾巴掌。一個幾十歲的大漢，這樣不知恥地欺侮一個七歲的孩子！

但他也記得另外一個戴眼鏡的大兵。他常常來彈樓下角頭的那一架鋼琴。他不懂什

麼音樂，不過他覺得那大兵彈出來的很好聽。他有空便站在旁邊看他彈。那大兵彈着彈着，也會抬頭對他笑。那笑臉，一點也不像其他的大兵。一晚，外面下着大雨。琴聲交織在雨聲里。他彈着彈着，一直沒有抬頭對他笑。突然轟的一聲，他伏在琴鍵上哭起來。其他的人都視若無睹。大概這里奇奇怪怪的事他們也看得多了。只有他，呆呆地站在這大兵的身旁，不知如何是好。忽然大兵又轉身摟住他的小身體哭，還喃喃自語。他靜靜地讓他摟緊，沒有掙扎，沒有害怕。他知道這大兵是不會傷害他的。

他的親戚脾氣很壞，他對他的親戚毫無感情。在一個幾乎沒有客人的懶洋洋的下午，他和廚子的孩子追逐着玩。拉拉扯扯，把一個也並不是什麼名貴的小花瓶打碎了。他頓時嚇得要死，趕快打掃乾淨。正想找另外一些工作來做，他的親戚拿一支雞毛帚怒氣沖沖地跑來，抓他進後院，打得他滿地翻滾。即使他怎樣頑皮，母親也從來沒有這樣打他。而那親戚，一點也不怕人家笑話，他這樣打別人的孩子！有一個青年侍者名阿該，剛從外面回來，就奪去親戚手中的雞毛帚。他這時已是滿腿滿手臂的籐痕。輕的一

道一道紅紅地浮腫上來，嚴重的都出血了。阿該抱他坐在椅子上，拿毛巾給他擦臉，在傷口上塗紅藥水。那親戚却談談笑笑，開了一瓶啤酒，跟另外一個人坐在那里對飲下棋。

從此他更不喜歡那親戚了。看到他就不自在，總要想方法逃開才好。雖然那親戚也時不時在經濟上接濟他們一點，但他一直沒有辦法改變對他的印象。阿該本來就喜歡他，以後他們更好得像親兄弟。阿該教他讀書，也會帶過他去看戲。在新加坡光復的不久，阿該就辭工了。他幾次看到他夾雜在拿着旗子和標語牌的隊伍中，從旅店門前的大街揮動手臂而過。他每次都在騎樓上大喊：阿該阿該！可惜人聲吵雜，阿該並沒有抬起頭來望他。

他離開那間有他的淚和笑的旅店，回到母親的懷里。他的大哥卻沒有回來。到處託人打聽，想盡方法，總沒有一點消息。他不知道一個人究竟有多少淚好流，但他母親和姐姐們的淚實在流得太多了。他也多麼渴望大哥回來，他多麼渴望大哥趕快回來停止母

親和姐姐們的淚，來收拾這個破碎的家，來保護這弱小而不幸的幼弟。然而大哥一直就沒有回來了。也許會突然有一天來敲他們的門吧？他們就這樣地一直不能死心，雖然事情已經隔了很多很多年。

學校開學了。姐姐帶他去報名。他告別那苦難的歲月，踏上另一段生命的旅程。去認識什麼是真正的愛，什麼是真正的恨；為什麼善良的人一直要受苦，怎麼樣善良的人才一直不會受苦。

一九六六年五月三日。

玩 具

每星期有一次的夜市。除了買一點要用的日用品，我通常會在兩種攤位前停留下來。第一種是書攤。看看有什麼新的書，翻翻雜誌和書報。其實我跑書店很勤，小小的書攤並不太吸引我。最使我留戀的倒是第二種。那是玩具攤。像我這樣大的一個人了，又沒有孩子和弟妹，玩具跟我怎麼會發生關係呢？一句話，是我自己喜歡玩具。我要動動小熊的手，轉轉直昇機的螺旋槳，看看積木的圖樣究竟可以擺成多少種。攤主也不會不允許我玩一會兒，因為他以為我一定是想買給孩子或弟妹。

——還玩玩具呀？熟人碰到這種情景，會這樣笑問着。

——是的，玩玩。在這種情景下碰到熟人笑問，我却很認真地回答着。

有時和一羣朋友在路上走，他們走遠了才發覺我沒跟上，便停下來找。看到我蹲在

路旁的玩具攤前，知道的過來一把拉走我就算了，不知道的就會問這問那。我總說看看，很好玩的。於是問的人不是投來驚異的眼光，就是笑我還像三歲小孩子，不知老之將至。

在大百貨公司里也是如此。同伴們注意衣服或布料或什麼什麼的，我注意的是玩具那部分，只要有。店員七手八腳，玩給我看。我巴不得他趕快走開，讓我一個人玩個痛快。因為我是不買的，有他在，玩太久不好意思。我也不敢看那一副做不成生意的厭惡或失望的臉。

在這些玩具面前，我年青了很多很多年。我只有天真和無邪，只有一個美麗的世界，五彩繽紛，新奇有趣。我的眼睛、手指，我的心，我的整個靈魂，全被這些小小物件所佔據了。多麼神妙的時刻呀，你有過這樣神妙的時刻嗎？

——我小孩子的時候玩到不玩。你說。

是的，很多人童年擁有大量玩具。父母親買的，親戚朋友送的。他們一點也不寶

貴，亂玩，亂丟，對玩具毫無感情。而也有很多人，他們小時沒有玩具，沒人買沒人送。他們能吃得飽已算很好了。我也是這樣。

我出生不久，家庭環境更加壞了。一家人擠在舊樓的尾房，狹小，陰暗。聽父親咳嗽。後來父親就躺在牀上。後來就躺在棺材里被抬走。家里的人忙着找生活，常常把我托給鄰居孤苦的老婆婆。等我稍大一點，便把我扔在房里。起先我多麼害怕，一有聲響連忙躲進牀底。我不知道那樣長長的寂寞淒涼的時候我究竟是怎樣挨過的。但我知道我確實沒有任何一件像在玩具攤上所見到的玩具，即使那五分錢就可買到的小樹膠球。

當我稍微懂事時，戰爭來了。一天到晚就只跟死神捉迷藏。當我再稍微懂事時，我就挾着竹筐或背着籐籃，赤着腳，在黃泥路或柏油路上，高聲叫賣糕粿。我根本沒有機會看到玩具攤上各種各樣的玩具。

然而我也並不是完全沒有一點可玩的東西。比如我去拾兩個牛奶鐵罐，在罐底用鐵釘穿洞，再拿一根長繩，兩端穿進去打結縛好。脚踏在上面，腳拇趾和食趾夾住長繩，

手抓緊長繩的中段，便可乞咯乞咯在路上走，像是踩高蹺。還有樹膠彈弓我也會做。削一段有权極的樹枝，把那权極部份放在爐火上烘，就彎曲成一支很好看柄。破內胎的樹膠和夾石彈的皮可不容易獲得。一旦配備齊全，就時常把它藏在褲袋里。看到鳥兒停在電線或樹梢，趕快發幾彈。可惜每次都落空的。同伴說权極的部份如果塗上烏血，可十拿九穩。後來他果然弄來了一點，也很慷慨地分我塗。但仍舊毫無成績。我想我是不會成爲好槍手的，如果我去當兵的話。此外當然也在甘榜里放過風箏，自己做的。

我唸小學的時候，有位同學，父親開藥材店，曾經買給他一盒玩具。那是一套長長的小鐵片，有很多小螺絲孔。另外配有一些螺絲釘、鉗子、釘鎚、輪子、鉤子等等。按照圖樣，可以裝配成各種各樣的建築或車子。他說自己不大會玩，也沒有伴，邀我去他家。我就每次都來回走了很多路，爲的是能夠有機會玩這樣名貴的玩具，這我做夢也不敢想擁有的玩具。我到現在還一直懷念這位同學，不知道他那盒名貴的玩具還在家麼：往住，我會在電影里或圖畫上，看到一家人坐在明亮的客廳里。父親看報，母親做

針帶，幾個年齡相彷彿的孩子在地上玩玩具。有小火車，繞着軌道跑，嗚嗚嗚，進山洞了。有時有一隻上了發條的小鴨，搖搖擺擺滿地走。要不然大家圍伏着，細心地按照圖樣建築小屋子。這時我就會幻想是他們其中的一個，擁有孩子最美麗的財富，擁有成人們爲孩子貢獻的智慧和愛的結晶。

這對我的確是幻想。我的童年在昨天已死去。而那可詛咒的時代並沒有完全死。有些孩子，他們的玩具更多了，農場上的拖拉機和工廠里的機器，全成了他們心愛的玩物。可是有些孩子還在泥土中打滾，還在陰暗的角落里玩着自己的手指。

但有一天這世界會變得更美的。變成一座大花園，里面全是多姿多采的玩具。再也沒有孩子悲傷於自己的窮困和孤獨，悲傷於沒有可玩的東西。不但孩子們玩，大人們也玩呢。當然，我們都不玩武器，我們也不戴鬼面具。

一九六六年五月十五日。

半間房的舊事

畢業後找到工作，有固定收入，我就填表格申請組屋。那是剛建好的一座十層樓，搬進來的還不多。周圍很靜。我在小客廳坐坐，跟母親話家常，感到無限舒服。到後邊騎樓站，遠處萬家燈火，比天空的星星還好看。夜涼如水。我於是回到房里（自己一人住一間房呢），在燈下寫信給朋友：這幾年來，到處搬遷，像流浪的牧人……

這幾年我們確實是到處搬遷的。搬遷的原因有種種，我都不願意提起。只有最近的這一次搬，我倒是想說說的，雖然我實在不願意說它。

當初朋友介紹那房間的時候，一再地強調，房東是五十歲左右的老人，跟兩個女兒住一間房。剩下兩間。一間住一對做工的年青夫婦，早出晚歸。另一間我們去住，人少，不吵，對我是最適合了。我和母親去看。客廳收拾得很乾淨。只有大女兒出來招

待。我對着掛在牆上播出大鑼大鼓的木箱子皺眉頭時，她機警地趕快關掉了。那雖然是政府的組屋，租給外人是犯法的，但當時似乎是很公開的事情。我們最擔心牆上的木箱子。朋友說房東平常很少聽，也答應關到最小聲。說是知道我在大學的最後一年，非安靜讀書不可。

就這樣，我們以每月四十塊錢的代價，租下那最大的房間。我叫木匠做了一塊板，中間隔起來。靠窗的一部分放單人牀、書桌、書櫥、籐椅，我住。後半部放雙人牀、衣櫃、母親和二姐住。收拾停當，倒也不錯。我就在我的半間房里，對着窗口外面大概是新加坡河的上游的黑水大溝，攤開書本，準備以最大的努力爬過最後的一關。

房東在小商行當書記。放工回來，就關在房里。沖涼吃飯後，又關在房里。沒有什麼跟兩個女兒說話，更沒有跟房客說話。我們也不去管他究竟關在裡面幹什麼。搬來半個月，母親到巴刹買菜，聽鄰居告訴一件事。這房東原來還有一個大兒子和媳婦，以及一個第二女兒的。事情發生在二女兒身上。前年，二女兒十七歲。一晚，大女兒和小女

兒去親戚家看街戲過夜。半夜里，二女兒在房里大嚷起來。清晨，據說還有警察來過。從此，兒子媳婦連同二女兒，就搬到坡底去住。我說房東沉默寡言，樣子斯文，那會有這種事情發生。母親也半信半疑。後來一些人都這麼說，想來當初在這一帶一定是相當轟動的。以後，媳婦久久才帶孩子來找大女兒坐一會兒。都是在下午，房東不在。至於大兒子和二女兒却沒來過。

大女兒二十歲左右，管家。小女兒十一二歲，讀下午班。時常就在下午，有一個男子來找大女兒。我二姐去做工。母親早上去洗一主衣服，忙了一陣家務，老人家便躺在後半間房里睡覺養神。我從十多英里外聽課回來，便蜷縮在前半間房的籐椅里睡覺、讀書，或是胡思亂想。大女兒和那男子起先在客廳談話。後來房門就關住。後來我去廚房，遇到那男子出來洗臉，顯然是已睡了一覺的。我很驚異，怎麼搞的。慢慢見慣了也就不怪了。那時我頭腦簡單，只掛意着趕快年底到來，考完畢業考，讓母親不必再爬樓梯，在別人的浴室里，把十根老手指磨在洗衣板上。

等到我們快要搬走的那一個月，果然有一個二女兒回來了。她跟姐妹擠在房東的房里。晚上打開帆布牀，睡在客廳。不跟房東講話，只幫大姐做點家務。母親說那二女兒快出嫁了，親戚勸她無論如何要回來，從她父親那里嫁出去，大家面子都好看。房東的二女兒的確長得不錯。

其實別人家的糊塗賬跟我沒關係。我倒要說說跟我最有關係的事。一說起來，心頭就火了。

你記得我前面說過的，那掛在客廳上的木箱子。母親剛搬來就時常向房東的大女兒暗示：兒子要讀書，最怕吵。頭一個禮拜，倒關得很小聲，有時甚至關掉。但往後越鬧越大聲了，到深夜自己發不出聲音為止。我是很不容易集中精神的人，一有聲响，注意力馬上分散。更何況外面牆上時不時槍聲一响，謀殺案發生了。時不時哭哭啼啼，家庭倫理悲劇上演了。時不時大鑼大鼓，地方戲曲登場了。於是做功課也不行，讀小說也不行，睡覺更不行。起先母親去要求小聲一點。後來要求也失效了。房東的大女兒說她父

親在房里要聽的。但不聽的總可以關小聲吧？大女兒說關關開開很麻煩，而且有些節目她自己或妹妹也要聽。不然移到房里去吧？至少可以減低一點聲浪。回答的是木箱釘死在牆上。

眼看一切都失效，只好打再搬的主意。母親一再說忍耐些，等年底畢業，找到工作就自己申請，那時貴一點的房租也付得起了。

我說過我是最怕吵的，尤其是讀書的時候。下午房東做工，小女兒上學，大女兒有時去玩，要不然就跟那男子關在房里，倒是可以自己去關小聲或甚至關掉，還可以用拳頭去恨恨捶那木箱幾下。晚上不行了。老頭子和兩個女兒關在房里。客廳空空蕩蕩，只剩下那木箱在大吵。我開門看沒有人，小心翼翼地打開關慢慢轉四分之一圈。果然不那麼刺耳可怕。我又躡手躡腳回到我那半間房，蜷縮在籐椅里。看不到半頁書，又回復大吵大鬧。我迅速開門一看，仍舊空空蕩蕩。總之是房東房里三個人中一個出來開的。有時整晚我們就這樣捉迷藏幾次。

我這時最痛恨的是那木箱子，是那把木箱子開到最大聲的人。我考慮又考慮，終於採取行動了。一晚我去看九點場電影，褲袋里藏一把小剪刀。散場回來，附近一帶像死去一般。我爬上樓梯，心跳個不停。我沒開門。攀上樓梯的鐵欄，從褲袋拔出剪刀，把通到木箱子的電綫剪斷。當然，我總不能去剪房東的喉管，那是要判死刑的。我唯一能做的只有剪木箱子的喉管來洩洩恨。

第二天，那些人開來開去開不响。壞了？當然。我在半間房里，把腳蹺到書桌上偷笑。今晚我可以無憂無慮了。但過兩天，叫人修理妥當，又恢復了原狀。我再去謀殺。不過這實在是犯法的，幹了兩次就洗手。而這樣做未免也好笑，也不是辦法。

我神經開始衰弱起來。我在講堂里昏昏沉沉。要回家時，想到回去受罪便害怕。只好拿五毛錢去坐在電影院的前排，把頸子仰酸了也甘願。

畢業考期間，下午勉強睡覺或讀一點。晚上挾了書本講義和雨傘（那時常要下雨），走到半哩外同學的家去讀。有時同學讀好了，早早上牀。我却死賴在他房里。即使眼皮

重得再也張不開，人在半空中飄，也要挨到那可怕的木箱子當晚死了，才洗洗臉，挾了書本講義和雨傘回去。一路上悽悽惶惶。回去有精神再讀。你儘管開大聲吧！那一段時期，同學笑我是契訶夫筆下的小人物。我自己也承認。

搬家是在禮拜天早上。房東的女兒們都出去。房東把自己鎖在房里。木箱子倒是關得死死的。我要把鎖匙還他，敲門也不應不開。母親輕聲說，把它丟在客廳桌上吧，大概老頭子怕死呢。

我提起這些事，心頭發火，信也停止寫了。我於是拿起筆來，繼續寫信給朋友：希望此後可以安心住下來，像牧人找到了永遠青春的綠洲。

一九六六年六月十五日。

火中的歌

——悼沈俠魂先生

晚上十點，朋友來敲門，說是沈先生去世了，已經送去後港的殯儀館。於是我們就一同下樓，驅車趕去。

這是週末的夜晚，霓虹燈發出媚笑，路上盡是喧囂的人聲和車聲。因為載着幾個有沉重的心的人，車子老是走不快，我真想棄車奔跑了。

天空黑得沒有半顆星，夜風冷冷地從臉上抹過。在郊原殯儀館里，沈先生躺在屋角的板牀上。穿長衫馬褂和紙糊的鞋。一張黃紙遮蔽了他的臉。腳邊的油燈淒涼地搖幌，鐵盆里的冥紙淒涼地燒。我點上一炷香。我說，沈先生，這對你太不公平了，失業、疾病殘酷地把你逼到這裡，幾十年來的血汗和腦汁，就只換得身上奇異的裝扮和幾張一霎

就火化成灰的冥紙麼？

親人和朋友，環繞在沈先生的周圍，哭泣着，發出聲音和不發出聲音，都一樣悲憤。夜風冷冷，但淚是熱的。

星期一中午，我們默默地隨着靈車緩步走了一程。沒有庸俗的銅樂和鑼鼓，只有沈先生最親近的姪女的哭聲，只有送殯者哀傷的足音。晴雨無常的七月，當天却出晒昏人的太陽。難道太陽也不肯爲這不幸的人在他最後一次走的路上陰一陰臉麼？

光明山上寺廟的石灰小屋裏，火焰和濃煙把沈先生睡的棺木擁抱了起來。我們沉痛地致了最後的敬禮。我們注視着一個堅貞的靈魂在經歷一次真正熊熊烈火的洗禮。

回到家里，從書櫥取出沈先生的「椰林短曲」，我彷彿握着一團火。在火中，一顆熱情的、勇敢的、正義的心在跳動着，在歌唱着，歌唱熱愛生命、熱愛生活的歌。

十一年前，在椰林的學校宿舍，我第一次跟沈先生握手。從此我就常在椰林里跟他高聲說話。我們談生活，談學習，談文藝。他年紀幾乎大我一倍，是我的父輩，但我總

以爲那是一個年青小伙子在和我說笑和我爭辯。有一次去游泳，他還要向我學蛙式呢。

三十年代從南中國來，他便在教育園地里播種，在文藝荒野上耕耘。他走了一條長的路。從這條路上，我們可以看到一個人的苦難、一個國家的苦難、一個時代的苦難。當我們有機會歡笑的時候，我們應該不要忘記爲像沈先生這樣的先驅者們歡笑的。

沈先生在對病魔戰鬥的精神也是令人肅然起敬的。而他在病中，還爲一個週報義務編文藝副刊，爲青年作家寫作品評介，爲新書題字（朋友都喜歡他的字）。當他已經衰弱到不能起來和不能說話時，他仍舊用筆和探望的朋友交談，一直到連筆也不能拿，他才做一下手勢，表示要去了。

他果然就這樣緘默地去了。「分黑白，辨是非，文苑一時稱大俠。歸仙鄉，脫苦海，天涯此日弔英魂。」然而對我，沈先生的音容永在。悲痛之餘，我只當沈先生是到遠遠的地方去，我沒有機會再找他談笑和爭辯。不過我會更想着他的，想着他的心在火中跳動，在火中唱着永不被擊敗的歌。一九六六年七月廿五日送殯回來。

我們走路

我們活着，我們走路。

我們沒有別的選擇，我們只有走路。

自從洪荒時代，自從有人類，自從有我們，我們就這樣不斷地走。

在不見天日的原始森林里，

在不見泥土的濃密荆棘上，

豺狼閃着他的眼，毒蛇抖着他的舌；貓頭鷹恐嚇，烏鴉嘲笑。然而我們——人類繼續走路。

有時雷電交加，大雨傾盆。

有時烈日如火，火如血。

飢渴是最可怕的敵人，疾病是最可怕的敵人。然而最可怕的敵人是軟弱，是怠惰。然而我們一步一步，千方百計，我們沒有停頓脚步。因為，我們是人類。

當然我們不是赤膊着走。我們爲自己編織禦寒的衣、防刺的鞋。

當然我們不是空手着走路。我們爲自己創造各種器具。高山我們越過，急流我們渡過。

當然我們還戰勝了毒蛇猛獸，戰勝了自己的軟弱和怠惰。

時間從身旁溜過，

痛苦從身旁滑過，

死亡從身旁挨過，

我們無視一眼，無動一心。從石器時代走到原子時代，從可詛咒的制度走到可禮讚的制度，從最醜惡的戰爭走到最美麗的和平。

我們——人類，走進今天的新世界。

但我們活着，我們仍舊必須走路。

我們將走進明天更新的世界，唱更新的歌。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八日。

滾動的山脈

汽車在南柔的公路上朝新加坡奔去，我們要回家了。

細雨落着，使暮色更是蒼茫。遠山朦朧，近樹像幾筆不着力的炭畫。

我不知道同車的朋友想些什麼。我自己只是念念不忘下午在豐盛港海邊的情景。

那時海牀呈露（魚兒到那里去了？），一片頗為堅實的黃泥沙遠遠伸到天邊，和藍天相接。如果不是因為到處濕漉漉，貝壳如一盤打散的棋子，還有懶洋洋地躺在岸邊曬太陽的舢舨，我真以為這是沙漠了。

我們沿着這沒有水的海一直向前走。（就這樣走，可以走到天邊麼？）

好一大片的平原！對我這生長在海島上的人來說，很是稀罕。

我們都沒有停止腳步的意思，也幾乎沒有人回顧一下，不知離岸多遠了。

忽然，我們發覺前面偏右極遠處，有一堆一堆黃色的東西橫列着，那大概是一些小山脈吧。

我們還是繼續向前走。但那極遠處的黃色小山脈已經非常引起我們的注意。

（怎麼會有山脈呢？這里明明是海呀！）

山脈彷彿越來越壯大，在這一望無垠的海牀上，很是注目。我們不知覺都停下脚步，凝望着它。

在動，在動！我叫了起來。

是在蠕動。再仔細望去，已經在滾動了。

一排排滾動的山脈，你想，多麼壯觀！

我就這樣一直把它看成一排排滾動的山脈。我並不想像那是千軍在衝鋒，我並不想像那是萬馬在奔騰。雖然我隱約聽到隆隆的聲音。山脈在滾動，不也會發出隆隆的聲音麼？

麼？

有一個意念在我腦海里衝動，它要我跑上前去，就站在滾動的山脈的腳邊，仰起頭，看它前仆後繼，看它地裂天崩……

一切是那樣寂靜。

白雲在藍天浮着。鳥兒在藍天浮着。微風在藍天浮着。我忘了自己，我在海牀上浮着。

隆隆聲不在天邊隱約着，隆隆聲已像夜的列車在我們眼前快速掠過。漲潮，漲潮！一個朋友的驚叫聲。

我如大夢初醒。我的心停了很久，驀地隨他的驚叫跳動起來。我本能地回過頭。岸早已離得遠遠，那幾條晒太阳的懶洋洋的舢舨幾乎都看不見了。大家不約而同地着了魔一般，拔足狂奔。

隆隆的夜的列車在我們背後掠過。好長的列車呀，老是隆隆不完！

一切仍舊那樣寂靜。（別的聲音呢？）

山脈在我們後面滾動，在追趕我們，包圍我們。

.....

這一排一排的山脈，今後就常在我眼前、在我心頭滾過。發出隆隆的聲音，如夜的列車。



一九六六年九月一日。

虎尾劍

記得以前一家人擠在租來的小房間時，我老是怕人來。即使是很熟的朋友，要是多來兩三個，坐的地方都沒有，心里總感到很不安。我多麼希望自己有一間客廳，朋友問起住的地方，我就不必再吞吞吐吐，我將很熱情地邀請他們來。一聽到敲門聲，我會興奮地跑去開門，然後大家坐在客廳里，高聲說笑，毫無顧忌。

現在總算有了這麼一間小小的客廳。

我工作回來，多數時間都在自己房里。不是蜷縮在籐椅里看書或睡覺，就是在書桌前改改寫寫，難得在小客廳里坐坐的。

由於前後都有屋子擋住，再加上窗子小，外面又有公共走廊，開着門不方便，所以廳里的光綫就很不足了。我偶而坐在廳里，都有一種煩悶和壓迫的感覺。有時看到母親

枯寂地坐着，臉上的皺紋顯得更深了，周圍彷彿有驅不散的霧。我於是想到該有什麼東西來使這單調昏暗的小客廳改變模樣。我於是有一天就到花圃里去。

平素不大注意什麼花草，都不曉得它們叫什麼名字。我也有注意別人家裏擺着的一盆盆青青的東西，但都沒有去問，所以一時便糊塗了。花匠陪我跑來跑去，臉上漸漸有不耐煩的顏色。我只得直截了當告訴他要買一盆擺在客廳里的。他才又放心又失望地指指點點。最後我看中了一盆。那是一片片長長的葉，從泥土中直生上來，像一支支青銅鑄成的劍，周圍鑲淡黃色的邊，中間有黑色斑紋，如老虎尾巴。我再三問明白了放在室內是不會死的，才以塊半錢的代價捧了回家。

興沖沖地澆了水，我就把這有老虎斑紋的青銅劍叢擱在廳角那黑霧最濃的地方。果然，那不再是令人討厭的角落了。不但如此，整間客廳突然空氣清新起來，生氣盎然。母親坐在旁邊椅上，臉上很是開朗，唇角有溫馨的微笑。霧像牛鬼蛇神，在凜然的青銅劍光映照下，遁逃得無影無踪。

從此我也就愛坐在它的前面，用感激的眼光端詳它；坐在它的身旁，用愛護的手指觸摸它。它成了我們家庭中重要的一員。我一進門，即使眼睛很疲倦，也要搜索它，像搜索母親和我的小外甥女阿螺。

我後來問了很多人，才知道它俗名叫虎尾蘭，是萬年青的一種。爲什麼不叫虎尾劍呢？我說，又不見它開什麼花的，有一個蘭字，未免顯得軟弱和小家子氣，而跟虎尾連在一起也是很滑稽的。不管怎樣，我還是叫它虎尾劍，有時叫它青銅劍。老虎、青銅、劍，多麼富有男性的英雄氣概！

但不上一个星期，我發覺它不大射出青色的光芒了。也許是心理作用吧，把它擱在昏暗的角落，我一直有點歉意的。仔細觀察，有幾支劍梢實在呈現微黃，很有衰萎的意思。我想到沒有施肥，趕緊買包化學肥料，按照說明書加上。過了幾天，情況還是惡劣下去。先前發黃的那幾支已經在作垂死的掙扎，其他的也開始黯淡了色澤。

母親也焦慮起來。大家環繞着它，如環繞在親友的病牀前。

母親說，是沒有吹風吧，這角落確實太悶熱了。

我說，風有時也有呀，只是這裡昏暗得很，怕是缺少陽光呢。對啦，陽光！我捧它起來，不管它有多重，直奔到後面的騎樓去。經母親提醒，我才注意時候已不早，斜照進來的陽光沒有了。但讓它舒暢舒暢也好，而且明天，明天以後的大把日子，總有好太陽的。

如此一個星期。我仔細再觀察，像在實驗什麼的老植物學家，雖然我中學時代的一點可憐的植物知識早給忘光了。每次看它沐浴在斜照下來的陽光里，就覺得它是那麼地欣喜和快慰。我真想也擠進劍叢中，聽它歡笑，聽它啜飲陽光的聲音。

它真的強壯起來了。除了一兩支病入膏肓的之外，其他都欣欣向榮，照舊直挺挺地發出鋒芒的青光，如英雄刷的一聲就出鞘的青銅寶劍。

我對母親說，是陽光救了它。但母親仍然有點固執，說風也有關係。

然而客廳里的霧慢慢又瀰漫起來。那昏暗的角落又是令人非常不順眼。我也不大敢

去看母親枯寂地坐在那兒的樣子。

我把這情形告訴朋友。他們都笑了起來，說這種植物生命力最強，有一個家里一盆放了好幾年，上面都佈滿灰塵，理都不理，它依然健在。而我這盆爲什麼會這樣？大概它特別是光和熱的追求者。朋友聳聳肩，半開玩笑地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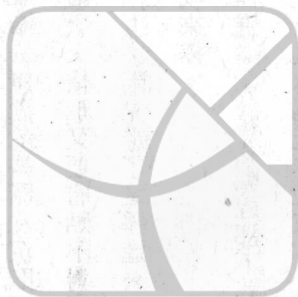
我當初就是爲了驅散那令人厭惡的昏暗和沉悶而設置的，老放在後面騎樓就沒意思了。我再捧進來。過了三天，情形又要有點不對了。還是阿螺出主意：平常照舊擱在廳角，下午陽光斜照便捧出去，陽光走了又捧進來。母親說那不太麻煩嗎？我說不要緊，就照阿螺的辦法做，我來捧。

就這樣，我天天捧出捧進。它替我驅趕那不祥的黑霧，爲客廳帶來可喜的綠的生意。我天天捧它去沐浴陽光，飽飲陽光。說真的，我有什麼理由去剝奪它熱愛陽光的權利呢？況且，我不也間接得到陽光的好處嗎？

如今，它一直在小小客廳里威風凜凜，閃閃發光，守護在母親身旁，守護在我的身

旁，令我們看不見那霧，令我們忘却那霧。

朋友來坐，我便滔滔不絕地說它熱愛陽光的故事，說着它，我感到驕傲，就不禁去愛撫它了。



一九六六年九月十九日。

請常飲：萬壽堂衛生酒



強筋壯骨
補腦提神
常服益壽
男婦咸宜

總發行
鄭綿發有限公司
新加坡沙撈越律六十號
各埠酒店均有代售

萬壽堂衛生酒

正北麋茸開份出售

每份七十五元·淨重一兩二錢

去年購買過的顧客說：「服後，一年來愉快健康，精神奕奕，雖然只花數十元，尤勝過吃補藥打補針，真是值得！」

★本行尚有正北鹿茸頭，研末供應★

永裕隆參茸行 (新加坡) 有限公司

星洲吉寧街一四六號 電話：七一四二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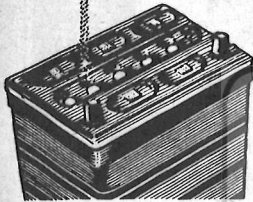
用簡便的方法，使君之新舊電池

增強電力！

延長壽命！



美國新發明
E-FER CHARGE (電池粉)



歡迎郵購·接洽分銷
保證不損害電池 ★ 在電油站售賣
電池有毛病才要常常加水
趕快用電池粉

(東南亞總代理)

利 人 行

新加坡 (14) 幾里瑪路二十號

電話：495508

酒堂桂六

濕祛風驅

速神効功



辦選莊酒發隆汪

號三五七話電 號四二津衛坡加新

王 崑 和

衛 生 電 器 工 程

辦事處：新加坡肯喬治氏道門牌十六號

ONG KHOON HOE

OFFICE: 16, KING GEORGE'S AVENUE,
SINGAPORE, 8.

SANITARY, PLUMBER, WATER AND
ELECTRICAL CONTRACTOR

利安金舖滙莊

有 限 公 司

(冷氣設備)

新加坡大坡大馬路206至208號

電話：77977 · 77978

◀ 專 營 ▶

| 金 飾 | 滙 兌 | 儲 蓄 |

黃玉興酒莊

新嘉坡惹蘭蘇丹門牌七十七號

電話：二一八一八

NG GEOK HIN

No. 77, JALAN SULTAN,
SINGAPORE.

TEL: No. 21818

專營大牌 酒枝京菓 罐頭糖油 米豆雜貨

萊佛士影社

藝術人像

新加坡勿拉士巴沙律92及93號
 92-93, Bras Basah Road,
 SINGAPORE.
 電話：三四四三三

永華公司

出入口商

新加坡吉寧街八十六號
 電話：七五一四一

YONG HWA & CO.,
 No. 86, CROSS STREET,
 SINGAPORE, 1.

經營 | 文具 | 紙張 | 業務

生記

總出入口商

經營 各色 蔬菜 鮮菓 罐頭

新加坡大坡二馬路四十號
 40, NEW BRIDGE ROAD,
 SINGAPORE.

永明貿易商行

柔佛：新山直勿勞路十五號F
 總行：新加坡羅敏申律四十八號
 電話：七七〇六三及七〇七三一
 電報掛號：“EVERSHINE”
 信箱：二九〇二

出代專化面及統建俚五
 入辦營學板三辦築各金
 口商各板花夾各及種等
 及並國光板板國傢小。

